

(秦腔)



石 璞 編 劇

# 九 員 女 將

东 风 文 艺 出 版 社

## 內 容 大 要

这个剧本写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花淑賢在党的培养和教育下，克服了各种思想上和技术上的困难，战胜了自然灾害，使棉花亩产达到四千斤高额丰产的故事。

剧本真实地描写出花淑賢如何由一个普通农村妇女成为科学研究员的具体过程，鮮明地刻划出一个敢于打破陈規、勇于創造奇蹟的先进妇女的形象。

东 风 文 艺 出 版 社 出 版

(西安北大街 109 号)

西安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 004 号

西安新华印刷厂印刷 陕西省新华書店发行

开本：787×1092 1/32·2 $\frac{3}{16}$ 印张·45,968 字

1959 年 3 月第一版 1959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9,700 定价：(5)一角九分

統一书号：T10147·68

## 人 物

刘玉莲：廿一岁的青年农妇，共青团员。

任金凤：廿五六岁的青年农妇，爱说爱笑。

王永发：廿三四岁的青年农民，刘玉莲的爱人。

李菊英：廿六、七岁的农村妇女。

谷玉梅：四十多岁的农村妇女。

田玉嫫：三十多岁的农村妇女。

花淑贤：四十多岁，农村妇女，共产党员。

刘秀芳：二十三、四岁的农村妇女。

朱秀兰：四十多岁的农村妇女。

李月英：四十多岁的农村妇女。

刘大爷：七十多岁的老农，刘秀芳的爷爷。

王主任：三十多岁的农民。

李队长：田玉嫫的爱人，三十岁以上的农民。

李大媽：六十多岁，李菊英的婆婆。

姬凤英：十一、二岁的女孩，花淑贤的女儿。

王支書

王有根：青年农民。

群众甲  
群众乙

群众

## 第 一 場

時間：1955年冬末。

地點：一個普通的農家院子。

〔劉玉蓮上。〕

劉玉蓮：（唱）過了五九天氣暖，  
眼看就要過新年。  
今年的風氣大改變，  
搜肥送糞人不閑。  
為了明年大豐產，  
顧不得過年不過年。  
實服了淑賢大嫂有遠見，  
響應號召她當先。  
組織起婦女九員將，  
務成了兩千斤豐產棉。  
藉冬閑就把種子選，  
定要把產量翻一番。

〔任金鳳上。〕

任金鳳：玉蓮、玉蓮！（進門）

劉玉蓮：二嫂子，你咋才來？

任金鳳：咋，這還來的遲了？你看還都沒來呢。

（唱）吃了飯放下碗，  
一溜風跑的歡。

急忙来把棉籽揀，

为了試种丰产棉。

沒梳头沒打扮，

顧不得纏脚吸水烟。（齐）（兩人笑）

刘玉蓮：哟，你先听你咧嘴，都說的啥些！

任金凤：长下嘴，你蚤叫我說話。

刘玉蓮：怪不得人家把你叫人来疯哩，就是舌尖嘴快。

任金凤：我本来就是姓任嘛，明日索性把名字改了，不叫任金凤，就叫人来疯，看他誰还咋家！（兩人笑）

刘玉蓮：对了，再不說閑話了，揀棉籽吧。大孀說咱今年这种子是新品种，可要一顆一顆的揀，得一陣子哩。

任金凤：啊！棉籽拿回来了嗎？叫我先看。

刘玉蓮：这不是。

任金凤：（看棉籽，惊喜）这棉籽咋恁大的，就是好！哎，这叫个啥来……叫什么七、七……

刘玉蓮：哎，叫“五一七”。

任金凤：噢，对了，叫个“五只鷄”。

刘玉蓮：哎呀，你真个！“五一七”，这是咱省农学院今年培育的新棉种，听说比别的結桃又大又多。

任金凤：对，有了这好的种籽，不愁一亩不拾它四千花。

刘玉蓮：看你說的容易的，有了好种籽，不好好作务也不行。

任金凤：对了，我知道！（內声：玉蓮、玉蓮）听，你女婿回来了，我不連你說了。（自去找地位揀籽）（刘笑）  
〔王永发上。〕

王永发：（一路吆喝）玉蓮，玉蓮，飯对了沒有，快吃飯，把

人餓扎了。

刘玉蓮：对了，早就做对了，你先看，人沒进門，声先来咧。

（亲切地为王打土打水过场）

王永发：咦，人来疯嫂子，你吃了飯了？

任金凤：誰是人来疯，看不撕你咧嘴着。

王永发：咳咳，二嫂子，我問你吃了飯了沒有？

任金凤：沒有，到你家吃大戶来了。（同笑）

王永发：二嫂子，恁早忙的做啥哩？

任金凤：揀棉籽哩。

王永发：哎、人来……（任瞪了王一眼，王急改口）咳，二嫂子，我說一句話，你不要犯病。

任金凤：（順口答話）啥話？

王永发：啥話，去年拾了兩千多斤，那是瞎猫碰上死老鼠了，你以为你們真有本事，紅旗也得了，名也出了，再不要提什么四千斤了，暗暗地算了。

任金凤：去，你这顆青石脑袋，鉄槌也砸不烂，不和你說了。

刘玉蓮：看你說的咧啥話些！

王永发：咳，四千斤，不要給自己做小鞋穿了。

刘玉蓮：咦，你咋能咧向說！

（唱）去年棉田大丰产，

并非运气靠老天。

大家的干劲你也見，

兩千斤籽棉非偶然。

淑賢大孀真能干，

务棉的经验样样全。

有党的支持和领导，

四千斤籽棉不费难。

王永发：（唱）你说的话儿太简单，

不由叫人把心担。

两千斤已经捆住脸，

贪心不足还想上天。

任金凤：（唱）说什么贪心想上天，

四千斤不算还想五千。

有淑贤大婶来领导，

用不着你来把心担。（齐）

王永发：二嫂子，咱不抬槓，說正經話，淑賢大婶代头我贊成，就怕沒把握。

刘玉莲：你对了，人家淑贤大婶那一回事做的沒把握，你想淑贤大婶在旧社会，沒房沒地，受了几十年的苦，甚至于討飯，共产党来了才翻了身，人家知道穷人受的苦，所以一心一意給大家办事，处处为大家想，事事听共产党的話，思想坚定，何就沒有办不成的事，人家就不胜你！

王永发：你說的这我知道，可是群众的意見，你也應該听听啊。

任金凤：有啥意見？早都听飽了。一句話，还不是瞧不起妇女！

刘玉莲：意見总是免不了的，就象大婶过去当村长，领导群众办互助組、轉社，群众还不是有意見？說什么老村长积极的过火咧，什么人家別的地方都不办，就

是咱老村长扑的紧，可是，人家大镗不富这些，坚持政策，不动摇，后来事情办成功了，这才說老村长好，能把大家帶到社会主义去，一致选大镗当代表。

王永发：你莫听我說完，我說的不是咧。

刘玉蓮：你說的啥些？

王永发：你听，现在离种花还远着哩，就翻地呀，冬灌呀，施肥呀，忙了一河滩，有的社員背地里說，老村长淨出新点子，誰家下种以前就兩三回翻地哩？誰家冬天澆地哩？誰家兩万多斤咖上粪哩？将来知道行不行嗎？如今都是包工包产包投資哩，将来包不住咋办？

任金凤：只要能拾四千斤花，为啥包不住呢？

王永发：要是拾不下四千斤花呢？

任金凤：你为啥光想拾不下四千，你不敢說拾五千嗎？

王永发：你能肯定有把握嗎？

任金凤：你能断定沒把握嗎？

王永发：这——

刘玉蓮：說不抬槓，这不又抬起来了！永发，我問你，这下种以前深翻細耕对不对？

王永发：对。

刘玉蓮：这冬灌的道理对不对？今年小麦，不是也冬灌了嗎？

王永发：也对。

刘玉蓮：下种以前上足底肥对不对？

王永发：都对。

任金凤：那你为啥要怀疑哩？

王永发：这——

刘玉莲：我看你是受了保守思想的影响了。

王永发：唉，保守思想！

刘玉莲：对了，对了，（温存地）先吃饭吧，刚才不是说饿扎了嘴，一抬槓就忘了。（任暗笑）

王永发：真个，吃了饭还赶着给麦地送粪呢。

（用一串铃送王、刘进内，同时引李菊英、谷玉梅、田玉嫻上）

众：玉莲，咦，人来疯来的早。

任金凤：你没看都啥时候了，才来。

谷玉梅：谁能象你吗？又没套人，又没娃，说走就走，说干就干。

田、李：咋不见玉莲？

任金凤：（咧嘴，表示人在里面，众会意的笑）菊英嫂子，你们快来看，今年这棉籽多好！

众：（看棉籽）就是的，比往年的棉籽好的多，又肥又大啊！

田玉嫻：（怀疑地）你歪看这棉籽又肥又大，咱可没种过，也许是个草包徐大汉，榨油大概能多出点，谁知道能不能丰产？去年咱那棉籽就嫌，何必又出啥新花样，要是瞎了，可怎么办呀？

谷玉梅：真是，要靠不住……

任金凤：这是大孀从农学院拿回来的，还能有错？哎呀，怎么连咱们组里也有了怀疑派了。

谷玉梅：金凤的嘴真厉害！

众：（议论）

任金凤：难道連淑賢大嬸也不信了？

〔花淑賢上，端一个盘，盘内放了兩個小碗。〕

花淑賢：（唱） 去年棉田大丰产，  
今年产量要加番。  
新棉种予先作試驗，  
免得大家生疑团。（齐）

任金凤：哟，大嬸你端的啥？

花淑賢：你猜猜看。

任金凤：一定是好吃的，哎，是水晶餅吧？

谷玉梅：金凤就知道吃。快給咱們看。

花淑賢：（揭开盘上的紅紗）你們看，这比水晶餅好得多。

〔大家围上来看。〕

任金凤：（惊异地）哟，棉花苗！

田玉嫻：那里来的棉花苗？

谷玉梅：这两盘不一样啊，怎么回事？快給我們說。

花淑賢：你們看，你們爱那一个？

众：（七嘴八舌地）当然这个好。

花淑賢：你們选种选的咋向了？

任金凤：他們刚才还說这种子沒把握，劲头不大呢！

谷玉梅：老村长，說真个的，你說这种子有把握嗎？

花淑賢：（举起一个盘来）这就是这种子出的苗。

（唱） 你看这棉苗多苗壮，

叶儿胖来桿儿强。

那天取回新品种，

夜間就把它种上。

看来还是新种好，

莫要怀疑担心腸。(齐)

任金凤：(得意地)看，我說的是不是！

谷玉梅：好好，算你贏了。

任金凤：这种子真是寶貝呀，咱們快好好揀吧。

〔刘玉蓮送王永发出。〕

王永发：大孀，你来了。

花淑賢：啊，永发，你忙的做啥呢？

王永发：正給麦地里送粪呢，队上要赶明后天把咧些粪送完哩，送不完就不用想好好过年，今儿个早晨，天不亮就套車，才送了三回，还要赶着送哩。

花淑賢：好，你忙你的去吧。(王欲下)

任金凤：永发，你先不忙，大孀来了，你把你刚才的話，給大孀說說，請大孀給咱評評理。

王永发：(訕笑)我沒說啥么。

花淑賢：啊，永发，有啥意見就說，大家一块儿研究。

王永发：大孀，我沒啥意見，我也是听人家这么說，担心勞力投資花的太多了，将来丰产不了，包不住投資咋办哩？为这和我金凤孀子抬了一陣子閒槓，还叫玉蓮把我批評了一頓。

刘玉蓮：大孀，你听我說，他一面承認咱們冬灌整地、施肥样样都做的对，可又怀疑咱不能丰产，这是啥思想，还不該批評嗎？

花淑賢：(笑)該批評，永发，你这想法不对头，要相信党的指示是正确的，咱們試种丰产棉花，是响应党的号召，不應該怀疑。

王永发：我对党的政策沒意見，我是說你們的指标高的沒

向，完不成咋办？

任金凤：謝謝你的关心吧。

刘玉蓮：快去送你的粪去吧。（推王永发下）

（一串鈴下，同时刘秀芳、朱秀兰、李月英也上）

刘玉蓮：秀兰嬉嬉，这儿坐，月英嬉嬉，你坐在这儿，秀芳你咋来迟了？

刘秀芳：我順路去叫月英嬉嬉，誰知道月英嬉嬉正和李大叔在屋里吵架哩，劝了半天才来的。

花淑賢：大嫂子，可咋咧？老夫老妻的了，还吵啥呢？

李月英：唉，好老村长哩，你知道，咧人一輩子就是个小嘎嘎，啥事都嘎嘎的擱不下，把我气的，也不連他說了。

田玉嫻：到底为啥嗎？

李月英：为啥？还不是嫌我参加务棉組嗎，可是人老几代，妇女都是鍋头炕头轉的咧，要是妇女都能做庄稼，要下男人做啥呀……

花淑賢：（笑）李大哥还是咧老脑筋。

任金凤：哼，我看咱村里咧老脑筋还多着哩。

（唱）叫声大嬉听仔細，

听我把話說来历。

自从咱們提倡議，

村子里言三言四真难提：

有的說妇女只能做飯怎能种地；

有的說一亩地要拾四千籽儿花咧是胡咧哩。

昨日个我叫菊英来开会，

他婆婆嘴嚙的能捻断。

說菊英不做飯不管娃，

成天瘋的瞎積極。

把我听的一肚子气，

李菊英：（唱）叫声金凤歪着急。

咱妇女一定要爭气。

做出了成績摆事实。

到秋后丰产成功了，

看他們还有啥說的。

花淑賢：对。

（唱）菊英的話儿讲的对，

咱定要生产上做出成績。

咱提的倡議出人意，

也难怪別人生怀疑。

只要咱們不泄气，

始終如一能坚持。

去年咱們大丰产，

全省把咱們当旗帜，

飄刺打击都歪怕。

把党的号召牢牢記心里。

众：对，有共产党的领导，咱不怕，干！

田玉嫻：对呀，只要咱們干，不愁作不出成績，就是拾不下四千斤，拾下三千斤、二千斤，还不是一样的丰产嗎。

任金凤：对了，对了，看你些，沒見咋哩，先把气給戾咧，咱們說得出，就能做得出，咱就不敢拾它五千斤六千斤嗎？

花淑賢：（唱）莫要怀疑莫爭論。

叫我再來說原因。

做事也不能沒根據。

更要咱們有信心。

新疆從來不種棉，

雨水不夠氣候寒。

自從來了共產黨，

人民翻身掌政權。

解放軍開荒大生產，

打破習慣試種棉。

一畝地拾了一千四，

看來人力勝過天。

咱渭南本是宜棉縣，

條件比新疆占的全。

再加上咱們努力干，

一畝地何止拾几千。

學習別人好經驗，

敢想敢做趕上前。（齊）

劉秀芳：大嬸，你說的我完全同意。咱們要敢想敢做，別人能做到的，我們也一定能做到。就說我爺吧，在舊社會務棉花，收了菜子才下種，人家都笑話他是胡鬧呢。可是我爺不灰心，只是悶著頭干，結果一畝地還拾一百多，我看這就是敢想敢做的例子。我爺也常給我說，世上哪哈事都沒一定，只要人肯干。

眾：對，咱們鼓起勁來干咱的。

任金鳳：秀蘭嬸嬸，你咋不說話呢？

朱秀蘭：我不管。

任金凤：你不管，你不管啥嗎？

朱秀兰：我只會做，不會說么。

刘秀芳：你說你的意見么，怕啥呢！

朱秀兰：我……反正我就認得老村长。

任金凤：嚶，咧是啥意見，誰不認得淑賢大孀嗎？

朱秀兰：仨老村长是咱的黨員！（众譁笑）

花淑賢：月英嫂子，你有啥意見？

李月英：你知道，我咧嘴笨的連鴨子一樣，叫我說啥呀？

刘秀芳：你对咱务棉工作有啥意見？

李月英：我和秀兰，我老姊妹俩一樣。（众譁笑）

〔刘大爷上。〕

刘大爷：（唱）旧社会务棉一輩子，

恹恹惶惶沒成功，

如今年迈不中用，

一輩子想望落了空。

去年淑賢搞試驗，

一亩地拾了兩千零。

今年又来了新棉种，

不由我老汉喜心中。

（进门）淑賢，老村长。

花淑賢：哎呀！刘大叔来了。

刘秀芳：爷，你也来了。（一面上前搀扶）

刘大爷：我听秀芳說，你又弄下新棉种了，高兴的就越想越有了精神了，走着走着就来了。

花淑賢：刘大叔务了一輩子棉花，經驗多，咱們要好好跟刘大叔学，大叔可得多給我們指点。

任金凤：刘大爷，我请你当我们的棉花顾问，你要把你的务棉经验教给我们，可不准保守！要是不的话，我不敢把你老人家怎么样，我可偷的拧你孙子哩，看你心疼不！（指秀芳）

刘大爷：（与众大笑）哈……金凤这张嘴，就是逗人喜欢。好，你都放心，你的要务丰产棉花，这事正投了我的心了，可惜我老了，做不成了，光说说嘴，有啥不愿意，这也是给社会主义贡献力量哩么。

花淑贤：大叔，你说的对。大家看，刘大叔恁大年纪，还这么热情，咱们大家可得好好干，跟刘大叔学习。

刘大爷：淑贤，听说你今年的棉籽好的很，叫我看。看。（看棉花籽）呃，就是好，这籽儿多饱啊！这叫个啥？

任金凤：大爷，大爷，这种子是从科学院请的新种子，叫个五只鸡。

刘大爷：啥，五只鸡？

刘秀芳：爷，你听金凤给你胡说，咧叫个五一七。

刘大爷：噢，（看金凤）这娃哟！

花淑贤：大叔，这种子是好，可咱们头一回试种，特性还不掌握。你看，我这里作了一个试验。

刘大爷：你可真细心啊，这种籽就是好。

王永发：（接上）大镗，大镗，和平社和你们挑战来了，敲着锣鼓打着旗，抬的指标，上边还写着快板诗。

任金凤：什么诗，什么诗，你快说给我们听。

众：快说……

王永发：你们不要急，让我想想。（作想状，说快板）你们听

着：“腿跑肿，鞋跑烂，一心要赶八里店，赶上淑贤还不算，五千斤籽棉要实现！”

众：哎哟，这么厉害，真能干！

任金凤：他们是能干的，咱们也不是吃白饭的。

刘玉莲：咱们有叔贤大嫂，她要赶上咱们也得好好地出几身汗。

花淑贤：好嘛，别人赶咱们，咱们就得快步跑；怎么样，大家敢应战吗？

众：敢，当然敢。

花淑贤：好，咱们赶快迎接他们去吧！（众舞下）

## 第 二 场

时间：夏收之前，棉花出苗时期，野外。

（社主任上。）

王主任：（唱）今年的麦子长的好，  
一定是个大丰年。  
夏收准备要趁早，  
事先检查莫耽延。  
适才间二队走一遍，  
木锨扫帚还不全；  
三队里牲口不够用，  
要一队抽调来支援。  
忙的人一身都是汗，  
身子再累心喜欢。

（内喊：“主任，主任！”）